

諸子彙函





門 13  
卷 31

刺復

貞山子

大夫爲色矜而心不懌。曰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憂勞。郡國諸侯竝臻中外。未洽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

姚大章曰大夫以文章不遠世務力肆譏詆益口辨之徒如彼之尤者

舒國震曰文章之上世所最急彼不達世務者亦幸其所幸耳



言一 言上  
易可以及李當  
之

邵同資曰法度  
循規矩然音律  
一定循法守旧  
亦可以為治此  
譏大夫不守旧  
法也

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  
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  
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  
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觀選舉之士擢升贊憲  
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  
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  
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  
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  
六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

重濟陽曰求治  
愈煩為法愈亂  
彼法猶愚令之  
可守者何以更  
張為耶  
瞿昆湖曰談大  
夫不肯存賢由  
不知存賢為國  
異世而同道

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  
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  
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  
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  
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  
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  
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  
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守其位公



王守溪曰爲國  
在子薦賢不勤  
于求賢徒憊憊  
念國家之用忘  
食忘寢何益于  
治

蘇東坡曰三公  
不亦士管布衣  
之不如此論激

卿總要執煩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

蘇紫溪曰王國  
之要莫先于進  
賢。又李凱刺在  
位者如臧文子  
椒更憤激

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賢如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據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

姚大章曰御史  
訛矣才先用以



公孫等實之然  
弘曲孝阿世非  
文孝之傳也

吳鮑暉曰武帝  
之好孝所好已  
偏而所薦用者  
又非其人非賢  
才先益于用也

茅鹿門曰此文  
李言贊實遇主  
非先益人國

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  
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  
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  
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  
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  
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水炭不同器。日月不竝明。當公孫弘之  
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  
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

余同龔曰。分屬  
武帝權譎言利  
之臣。極切當然  
指公孫為孝亦  
徒知與文詞而  
未辨其表曲者

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  
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  
臣起。礪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梁以通漕運。東  
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  
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  
堪抗弊。而從法。故憊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  
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  
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  
寡。偷合取容者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王鳳洲曰。譏切文學。辭古意刻。弄奇鬪妍。不軌于正。

輕重

貞山子

茅鹿門曰。御史言通山海之利。即言輕重之術也。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菑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木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



管子曰又幸  
以列國骨以權  
相傾民難于務  
農今天下一家  
民可力農矣

其西山曰言利  
孔之害今人切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  
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  
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  
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  
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  
施大夫。各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叅以酒權。咸  
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  
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  
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

穆少春曰御史  
以鹽鐵所均有  
餘不足不知名  
爲均子實出讓  
奪號爲詠好反  
以爲重稅而  
取而以爲濟貧  
民禍敗日可俟  
矣

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  
水有獮獮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  
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  
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  
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拜兼之徒。而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  
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  
餘。補不足以濟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  
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



洪景石曰以鹽  
鐵行而貧富愈  
不均文孝憂國  
憂民之論津津  
諷人觀聽

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  
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  
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  
理之勝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  
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  
非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丘瓊山曰：御史泥太公管仲之法而不知足  
國之本在于務農，故欲鑄山、采海以爭小人  
之利，但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善平民者  
不申禁而民均，苟損有餘以補不足，是濁其  
源而清其流也。文學之論斯固國富民之道  
矣。



洪言夫曰談邊  
事者云匈奴  
寡易攻不知其  
長技利器人馬  
駕與充爲難馴  
然漢武皇帝南  
王庭威震百室  
而中國所賜郡  
居大半海內虛  
耗武備亡秦何  
耶

論功

貞山子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  
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  
嫚易。上下無理。織柳爲室。旃席爲蓋。素狐骨鏃。  
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  
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  
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  
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驅之。爾况以天  
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



吳國義曰文孝  
以同奴無文飾  
而誰攻所以野  
生事逐夷之心  
也

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成而  
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純之作。事省而致用易。  
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  
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  
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  
爲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  
不犯。指麾而令從。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  
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

林尚默曰。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地。勢居之  
說。此商賈逐利者之壟斷耳。言利者多藉口  
汲薊之地。至使殖貨之人紛紛四出。若者言  
利之害。可勝言耶。文學之言。可爲對症之藥。



師之害。同。親。言。即。文。學。之。言。何。爲。懼。武。之。藥。  
必。臨。之。此。至。卦。辭。背。之。人。爲。餘。四。出。皆。皆。言。  
不。錯。此。商。賈。與。師。者。之。壘。潤。耳。言。休。皆。多。蘇。口。  
敗。林。尚。煙。曰。富。人。必。出。四。出。正。對。之。此。變。五。之。

剪束笑曰秦亡  
固不專于開邊  
一事然長城築  
然言雖騷動而  
亡遂如此之速  
矣

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臣。爲。縣。官。計。者。  
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  
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  
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  
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  
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  
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  
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  
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



張玄超曰引舜  
服有苗見聖王  
不勤遠夢

張玄超曰復引  
秦為此乃逆料  
未然之禍

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  
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  
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  
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  
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  
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  
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  
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  
兵乎平原廣牧鼓鳴失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

吳猷臣曰大夫  
以文武三世德  
衰繆矣周家十  
世三十十年八  
有成康緒述宣  
王中興不可驟  
幸何獨秦昭王  
為吳矣耶

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王之迹仁義附  
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  
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  
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  
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  
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  
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  
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强倣倣自  
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兩荆之



王子充曰山海  
云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抑此  
有

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  
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爲敵  
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  
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  
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  
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  
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  
首使六國竝存秦尚爲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  
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

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  
內自縱恣也有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  
有也

林見素曰大夫欲妄啓邊釁言何容易禦戎  
之道在修文備武以法制之若秦皇漢武豈  
禦戎之上策耶文學與大夫答問援古証今  
以刺開邊生事之失辭詳而不紊且蒼勁可  
法



天隱子

姓名不傳漢末人司馬承禎曰自魏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著書大要以長生養氣爲本

神仙

陸平泉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于天地和之于陰陽陰陽神氣謂之心至貴極靈謂之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  
在於脩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汗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淫饑飽勞佚入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神仙之道美

李太白曰此段論易簡

李太白曰此段論漸門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之謂也經日至道不然則繁至人無為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學氣反為氣所病者矣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脩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齊戒二曰安處

李太白曰此段論齋戒

李太白曰此段論漸門

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



老子實曰此段  
論安處

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根服炁。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饑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炁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濕。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立久。勞久役者。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剔氣全。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矣。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裊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

陞平景曰冬至  
子時一陽炁始  
來運已之炁與  
之借作此神仙  
妙術

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鬼暗多則傷。鬼人之炁。陽而鬼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衡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闔。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大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



李子實曰此段論存想

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根。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

李子實曰此段論坐忘

吳筠泉曰司馬子微坐忘論此書長生久視之法無之相表裡

李子實曰此下論神解

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齊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心。安處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存想謂之閑解。言無閑心。坐忘謂之慧解。言無慧心。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



吳筠曰八篇楞伽涅槃皆一性入於真如歸於無爲圓覺經云佛身有爲至於無爲者觀夫修煉形諸數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

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真知釋氏因萬物靜因萬物邪因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

謂五漸終同歸于仙矣

程舜敷曰昔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後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逢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據此詞則篇當是子微所著



徐子

徐幹字偉長後漢鄴中三子之一魏大祖  
旌命之不孰考六藝推孔孟之旨多合下  
道亦爲  
賢矣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  
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  
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  
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  
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敎官掌敎國子敎以六

李子實曰讀此  
令人猛省



獨景綸曰旁觀  
之社叩堯擊缶  
相和而歌自以  
爲樂及爲之擊  
建鼓撞巨鍾乃  
始仍三知樂之  
足義無此喻一  
意

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  
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  
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  
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  
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  
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  
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  
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

陳克恭曰此照  
底務學意中又  
生意

劉子威曰逐段  
相生委曲詳盡

李子實曰道字  
是題眼

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  
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  
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  
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  
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  
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  
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  
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  
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



朱子語類曰見聖  
賢無往無地無  
時非學

李子實曰志學  
是總骨

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  
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  
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  
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  
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  
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  
不患才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  
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

劉子咸曰此言  
學大成不偏不  
該一曲之學耳

李子實曰見學  
之功

陳克菴曰此言  
學必資師

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  
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  
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成象語  
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  
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  
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  
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  
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



陳克菴曰太昊  
一段見當由資  
以希聖

李子實曰昌黎  
云堯以是傳之  
舜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孔子  
即相因之旨也

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  
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  
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  
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  
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  
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  
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  
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  
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

李子實曰末  
學之通弊

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  
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  
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  
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  
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  
故君子必擇師焉

虞伯生曰偉長之文冲融雅澹不似當時詞  
人競爲靡麗相高者

林對山曰前半論人不可不學後半論務學



當求師枝葉相生有經有緯而局調端莊可喜

法象

徐子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

王遵族曰即莊子所書德充符

欽鶴澗曰君子志律身度成象成及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法

諸子書

卷二十二

徐子

法象

五十五



象立故耳

王遵晨曰即不  
車則不威

陳剩天曰立法  
象在真獨此緊  
要于手處

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

薛德溫曰山幽

獨說到顛沛似

深一層其實顛

沛不亂由幽獨

肯操存得來

舒國裳曰大開  
鍵大節目處

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



樓迂齋曰引証  
理正氣直且是  
另一樣伏格

陳荆夫曰法象  
不立禍敗立見  
數子可鏡也

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  
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  
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  
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違而奄有九  
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  
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嫫慢  
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碁何陳靈被  
禍於戲言閻邵造逆於相詬子公生氣於嘗甬  
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土

周午塘曰上言  
君子居身此言  
君子交人持已  
發物俱按道理

胡居仁曰在微  
入叙天秩正心  
正身之與

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  
交人也歡而不嫖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  
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  
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  
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悖  
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况無禮  
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  
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



馮汝迪曰數子  
賓錄正凶德吉  
德之分正應上  
法象不可不立

林茂良曰萬夫  
之望應首法象

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  
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犇以傲享徵亡冀  
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  
保祿良霄以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  
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  
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  
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  
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

立所以為君子  
必整石于鈞力

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王槐野曰法象大意自幽獨及大庭一舉一  
動毫不可滌越方是戒慎工夫不止慎爾威  
儀謹爾出話已也通篇說理陳事復井井有  
條



黃帝玄曰借補  
語及結自然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水  
信矣哉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已

樓迂齋曰此文要看他虛字幹旋歛而不露

羅景綸曰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

袁元峰曰通篇俱是根理之論起伏揮縱宕

逸多姿

而略外急已而重人故於管也小

惡必書於眾國也夫惡者筆夫是人而不見

者謂之隱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虛人而不

自慮者謂之昏故明莫大乎自見是謂真

諸子彙函

卷三

論子

虛實



政多矣

袁元軫曰。無。論。其。是。跡。聖。文。儲。跡。光。野。錄。宗。  
羅。景。餘。曰。衆。紛。輒。王。骨。經。外。高。長。輒。錄。用。  
對。我。德。曰。此。文。要。旨。出。盡。字。傳。效。為。而。不。羈。  
計。矣。哉。

袁元軫曰。無。論。其。是。跡。聖。文。儲。跡。光。野。錄。宗。  
羅。景。餘。曰。衆。紛。輒。王。骨。經。外。高。長。輒。錄。用。

脩本

徐子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  
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  
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  
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孔子之制。  
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  
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  
者。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瞞。慮人而不。  
自慮者。謂之替。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

陳寧野曰。二。言。本。  
以。本。相。足。言。君。  
子。以。小。人。相。

袁元軾曰。引。孔。  
子。能。春。秋。橋。弄。  
大。勢。

和。東。神。曰。三。言。  
切。要。

卷之五

卷之五

徐子

脩本

五十九



王槐野曰李以  
為已故自見自  
聞自慮俱至近  
工夫極之而在  
重行遠字兩事  
筆俱從此做去

曹正夫曰大舜  
與人同予路聞  
過則喜見善思  
齊見不善而內  
省得聖人精一  
工夫

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  
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  
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  
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  
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  
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  
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  
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  
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冠。綏。下。繫。乎。帶。珮。晝。也。

王遵嚴曰上即  
參前倚衡之意  
此即忘食忘憂  
之意

陳刺大曰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  
少懈以本之所  
在不可委耳

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曰新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  
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  
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夫  
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  
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  
過在於衰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  
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  
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



羅景瑜口喻有  
天巧

羅景瑜口此喻  
理天然

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害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害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

樓迂齋曰：積卑成高，積小成大。君子修德進進不已，而善之至也。不至所不計，由知本故也。小人計功徇外，一獻倦屑，越奔之由本勤不敏也。

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其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筭，艸終乎鮪。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



馮汝迪曰舍有  
求無舍易求難  
馳逐于不可必  
得以俛侍千萬  
一此小人通病

林對山曰引証  
譬喻相御而行  
最為醒豁

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  
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  
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  
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  
不。使。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  
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  
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  
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  
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

李子麟曰事精  
切

平塘曰得此  
一語便自舒暢

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道。不。  
微。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  
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  
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  
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  
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  
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  
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  
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楊碧川曰善者獲福惡者蒙禍此常理也設行善而禍未必除惡而禍未必解君子亦順天以俟之決不肯喪本而失身也

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

黃直玄曰漢范滂罹黨錮之禍戒子曰我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求欲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味此言則知善惡未定之天君子付之于命豈以一跌而改行耶

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舉



生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王漾陂曰此篇大意論人當修身善行以務其本引証痛切譬喻委至箴規攻擊辨難反覆令人玩味不忍釋手

○○○虛道

徐子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小大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反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

楊升菴曰家語魯廟諡器孔子曰有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曰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篇首本此



卸東郭曰博辯  
之人世未嘗少  
恃才而不能虛  
何由入道

王槐野曰此已  
之善攻已之惡  
是切要工夫

王遵嚴曰先民  
以下又是一意

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緩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已之所難。

王子充曰一推  
一緊如層瀾怒  
波精神百倍

錢鶴灘曰取譬  
迫直而自端莊

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已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惡之重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遠察天際。



沈君典曰此于  
俱以容形主

舒國崇曰引先  
王及衛武公二  
段俱明虛道二  
字

而不能近見其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  
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  
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  
國之表聽不過閭槩門南旁木也之內而聞千里之  
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  
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  
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  
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  
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  
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

閔午塘曰下愚  
反此于一轉有  
姿態

倫白山曰不虛  
心則自是至于  
戮辱而無怨悔  
世之愚夫類然

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  
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武公進德為賦淇  
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無不脩德者也故易  
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既  
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  
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  
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  
生乎于心出乎于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  
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



安足貴。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  
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  
用爲誨。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  
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  
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  
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  
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  
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  
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

徐子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曰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

蘇悅之曰純  
子云心心有主  
像隊爭鳴漢文  
云弄雷光之舌  
馳波濤之辨是  
也



陳剩夫曰辨貴  
于當物理被牽  
引附會以煩其  
說其辨愈巧其  
惑愈深矣

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高辭切給而以陵蓋人  
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  
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  
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  
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  
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  
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  
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  
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別獨美而與人調之則

胡淑心曰喻極  
簡切

羅一峯曰又推  
入一層

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立彼猶在己也。苟得  
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  
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過人之是則止矣。  
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  
說何異乎。鵲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  
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  
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  
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  
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



舒國衰曰辯言  
者惑世誣民正  
由愚暗不遠之  
人多也有真儒  
者建旗鼓而當  
其衝則辯之當  
自見矣

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辯  
物之亡者寡而愚闇不達於人者多孰知其非  
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  
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  
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  
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  
惡似而非者也

王鳳洲曰辯以辨理非辨于詞也彼偏于一  
察者亂是非淆黑白以簧鼓人之耳目人亦

從而辯之是鳴之好鳴鐸之喧嘩耳曷可以  
辯名耶

徐子輿曰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辯孔穿千里  
臨之欲去其白馬之學龍雖善于牽合竟爲  
孔穿所窘總之小辯毀道不足以服人也



。考偽

徐子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惓惓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

楊碧川曰此論  
異端之害世  
誣民至于移易  
人心忘其流禍

劉主靜曰失真  
則譽毀無憑無  
論已甚至論亂  
人心驚駭耳目  
而不知底止



有子充曰疾在  
膜理肌膚可治  
疾在骨髓雖扁  
鵲不能為矣吳  
端叔謂人心乃  
骨髓之疾非投  
以吾道之鍼石  
幾何而不滅絕

劉主靜曰寬假  
揚朱一分者浪  
富時矯偽之徒  
故思欲非此學

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閉之疾也。非有痛痒  
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  
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  
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遵之者。不  
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  
。亂乎先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  
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  
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  
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

通篇主意

商素卷曰此段  
句句通直句句  
著實

林茂貞曰說盡  
矯偽刻意刺心

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  
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  
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  
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窮理。居必  
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  
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  
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  
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  
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牧



何孟時曰托名者勞形苦心以速其好故雖傾動一時而直也失矣

費子克曰巧偽之徒足以欺世盜名爲人所宗可發一慨

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遁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

鄒東郭曰名實之辨判若霄壤彼矯僞者即一室之內且巧設偽爲骨肉相詐朋反相詐務名之禍可勝言哉

中才之徒威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憎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呆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



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寺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合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

劉主靜曰：此段微肆下便去貪。

丁倪野曰：此又設難名不足務以補言外意。

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門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已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眾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

商素庵曰：前說楊朱四子非人倫之大亂，此曰殺人亦可相比，皆益甚爲名之罪。



劉主靜曰兩引  
虛偽者之亂賊

劉主靜曰引此  
以証名實貴稱  
稱見勝恥也

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挑。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

王適哉曰又歸  
結仲尼身上叫  
應有力

徐時用曰中庸  
替辭必得其名  
名原難致但傷  
名傷性之可惡  
耳

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偽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



劉王靜曰另出一講正應下文

商素菴曰不可及二句結通篇是一語千鈞

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入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商素菴曰此篇純是作論體格有頭有項有腹有尾沛若江河奇若刻鏤至中勤遠以自施一段嶙峋錯落有光焰有氣力名世之文袁元峯曰此傷時慨世之論讀之令人憤激悲痛且一氣呵成無斧鑿痕卓乎西漢之文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二終



